

嘎达梅林

青旗

郭雪波

下

为游牧文明正名的史诗巨著

郭雪波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嘎达梅林

青旗
郭雪波
下

郭雪波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旗·嘎达梅林 / 郭雪波著. -- 北京 : 新星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133-0252-4

I. ①青… II. ①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1208号

青旗·嘎达梅林

郭雪波 著

责任编辑：王光灿

责任印制：韦 舰

封面设计：九 一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8831089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40.75

字 数：700千字

版 次：2011年6月第一版 2011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0252-4

定 价：60.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引 子	疯爷爷	1
第一章	达尔罕旗	1
第二章	“独贵龙”图	27
第三章	风中的蜡烛	64
第四章	达尔罕亲王	106
第五章	科尔沁婚礼	143
第六章	东夹荒 西夹荒	171
第七章	嘎达梅林	212
第八章	开弓没有回头箭	240
第九章	敖烈·毛都的火光	279
第十章	九勇士	314
第十一章	青旗飞扬	340
第十二章	舍伯吐的酒宴	380

第十三章	阿如·芒哈战役	428
第十四章	老章京哈尔	457
第十五章	“打一面”托日孟克	486
第十六章	混沌中的厮杀	530
第十七章	洪格尔·敖包河口	560
第十八章	生命的誓约	588
尾 声	挽歌	619
后 记	四十年的求索	623
跋	百年误读游牧文明	626

第十一章 青旗飞扬

手执刀剑，头枕箭筒；
弃骨荒野，为国捐躯；
在战马的尾上卷起征云怒雾，
在战马的鬃上扬起太阳的红焰！

——成吉思汗箴言

—

疯狂的马群，如洪流般卷过去了。

包根柱、白尔泰等一帮人，从马蹄下边拖出包诺海时，人已奄奄一息。断了肋骨，断了胳膊腿儿，浑身都是被马蹄踩踏的伤，人已昏迷。不过马匹这畜牲，还是有灵性的，当一个人横躺着出现在他们蹄下时，它们都本能地尽量跳开去，闪过去。不然，包诺海那老弱的身躯，早已被踩成稀巴烂，踩成肉酱了。

包根柱和包诺海的女儿娜木罕，顾不上跟韩布林理论，背着老支书就往公社医院跑。第二天又送往通辽大医院转院，抢救多日，最终保住了他一条老命，但还是留下终身残疾了。

那片沙打旺草地，就没那么幸运了。

马群铁蹄踩毁了那些刚露尖的草苗，饥饿的见到嫩草叶的马群饱餐了一顿，连草根都刨出来啃了。

韩布林说：“你们种草，不就是为了喂牲口嘛，那这一次喂个够。”

被踩得稀巴烂的人工草地，满目狼藉，东南沙岗在干烈的风沙中，颤抖，抽泣。

韩布林这次一连串的革命行动，按他自己的说法，“誓死捍卫毛主席

学大寨革命路线”的“红色风暴”，很快引起全旗全盟的轰动，下来了很多记者采访，又见了报，一时又成为风云人物。

新成立的旗党委最后下了文，委任他为敖包台公社的组建新党委班子的负责人，先主持工作。于是他干工作更有魄力和创造性了。他召开三次全公社干部大会，全面推广和落实“农业学大寨”，提出“向荒漠要粮”“向荒原进军”的口号，为了提高粮食产量，毫无保留地全面开垦了所有荒地。其实那些荒地，也就是南敖村东南沙岗那样的沙坨子和老沙岗子，上边只长着些刺儿蒿，灰荆条之类耐旱根深的沙地植物，还有些稀少的老山杏树。在敖包台或者科左中旗，乃至全哲盟，没有被开垦的荒地也就剩下这样的坨子和岗子。当年，嘎达梅林起义尽管阻止了达尔罕旗变成“辽北县”和“福源县”，可并未能阻止农业农耕的侵入。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在这片仅存的巴掌大草地上，历经多年涌入了无数从东边因招垦迁徙的农牧民，到了这里，因人口众多，草牧场已不够放牧，人们也只好放弃原先的游牧生活，学会种地暂时维持生计。所以，基本完成了全面农耕化。只在仅存的坨岗上放牧些不多的牛羊马群。如今这下好了，在韩布林之类人的带领下，人们砍光挖净坨岗上的老杏树、灰荆条，进一步全面开垦播种，把仅存的这些更不宜开垦的坨岗荒地也全开光了。科尔沁草原遭到最后一次毁灭性打击，可以说进入了全面沙化过程。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时，联合国来人专项调查，科尔沁草原最后被命名为“科尔沁沙地”，沦为世界上十二大沙地之一，也成为世界上最快速沙化的草原。

从草原到沙地，只用了不到一百年的历史。

这是一次农业文明对草原游牧文明的彻底征服。这块土地已经成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嘎达梅林他们以鲜血捍卫的草地，最终也未能逃脱如此沦落的命运。暂且不论牧业经济与农业经济哪个先进哪个落后，也暂且不论历来朝廷或政府采取的“移民实边”“支援边疆”功过如何，问题的关键是涌入者们如何面对这块存在方式单一纯粹的边疆草原，是尊重宇宙大自然按自己规律形成的生存现状和适用于这种生存现状的法则，还是把内地的那种耕种和经济方式强加给那块土地？显然近百年来都选择了后者。岂不知，“草原”之所以叫“草原”，那只是“草”的“原”，并非“农”的“原”。草原的植被表土也就半尺到一尺厚，下边全是沙质土，开垦后头几年还长粮食，过个三五年就泛沙，十年二十年后就完全沙化，渐成不毛之地。草原上甚至于不能长树，为何？因为草原的年降水量不到200毫米，少得可怜，只够维持草的需要，而无法维持树木森林的需要。有人不信，也曾在草原上种过树，可那棵树只长到茶杯那么粗就再也长不大了，而且其周围的草全枯死，变成光秃秃的地，那是因为草的水分养分

全被那棵树吸收掉了。可无知的人类始终不懂得尊重自然法则，总以为有了现代化的工具和思维，就可以随意改变生态环境以及自然法则。

白尔泰跟南敖的农民一起，参加了开荒大军。

他们一块块围剿南沙岗、东沙岗、北沙岗，把上边的稀稀拉拉的老山杏树根、荆条根等彻底清除，挖地几尺，像大寨那样开成梯田、样板田，又标上“黄河”田、“长江”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但毕竟“卫星”不是吹上天的，秋后依然是广种薄收，满打满算产量才一百来斤，离“五百”“八百”的“黄河”“长江”差得很多。但韩布林有办法，把三四亩合成一亩产量往上报，照样成为先进拿奖状，成为全旗学大寨先进典型，到处作报告。

东南沙岗上种的是苞米，白尔泰看着没结几粒的几乎空梆的苞米，兀自苦笑，不知说什么才好。干热的风沙，从这片变得更赤裸的沙坨沙岗上缓缓吹过。变得无遮无挡之后，土地更是无法保墒保温保湿，沙化在加速，从地面上蒸腾着灼人的热气。本是十年九旱的地区，灾难更加重了。

这一天傍晚，白尔泰在屋里奋笔疾书着什么。夕阳西沉时的余晖在窗玻璃上燃烧，通红通红，弄得满屋子蒸腾着烤人的热气。白尔泰挥汗如雨。这时，布拉格来了。

“写啥呢？小白，屋里这么热也不开个窗户，还关得严严实实的。”布拉格张罗着去开窗户透风。

“别，别开！”白尔泰赶紧冲布拉格摇摇手，“你来看这个。”

布拉格好奇地凑近，看了看白尔泰神秘秘写的东西，题目叫《南敖南沙岗马群毁草事件和老支书包诺海被踩踏致残经过》。布拉格立刻惊呼起来：“啊？原来你在写状子！”

“是的，你这丫头，别叫！”

“吃豹子胆了？敢告韩布林的状，你是不是在找抽啊？”布拉格眼睛瞪圆，盯着白尔泰。

“是在找抽。没办法，写不了别的，只有写这个了。我觉得这人间太不公平了。”白尔泰望着窗外渐渐变浓的苍茫暮色，默默地说。

“难怪，韩布林开大会时嚷嚷，要查这个写告状信的贼，这个贼原来是你呀！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布拉格又是嗔怪又是担心地说。

“告诉你让你担心让你阻拦？”白尔泰笑问。

“谁说阻拦了？担心是肯定的，不过我是怪你没让我也签名！”

“让你签名？你也想找抽啊？”

“是啊，谁说我是你的——并肩作战嘛！”

“你的什么？说呀！”白尔泰坏坏地盯着布拉格。

“你真坏——是什么你不知道啊？”布拉格羞红了脸，眼神幽幽。

“不知道——我现在还真想知道呢——”白尔泰说着，慢慢靠近布拉格，先握住她的手，然后把她揽入怀里。布拉格身上顿时通了电般哆嗦了一下，但没有拒绝，一股等待已久的幸福感觉袭上心头。那颗小兔子般的心，扑通扑通乱跳。

布拉格的胆子渐渐变大了，仰起脸，深情地看着白尔泰，接着往他的嘴巴上猛地亲了一口。那双唇干热干热的。这一下，白尔泰有了如触电般的感受了，浑身战栗了一下。头一次跟一个女孩子接吻，这个美妙的感觉让他有些晕，似乎一辈子不会忘了这件事。而布拉格因一时勇敢先吻了一个心仪已久的男孩，她也似乎被自己的大胆吓住了，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脸红得如燃烧的火一般，傻站在那里。她的那双大眼睛亮晶晶的，里边也燃烧着两团火。这个孤苦多难的姑娘，犹如一粒草籽被大风从康保刮落到这里的沙地上，勉强扎根后抽出瘦弱的枝叶，又在大风的吹袭中感到无依无靠，一直等待着苦难中的感情寄托。今天，她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他们互相对视着，又回避着，很快又似乎被一股强大而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吸引，如磁铁般渐渐向对方靠近，靠近。俩人又搂抱到一起了。

“咔嚓！”这时，一声巨响，一块土坷垃砸在白尔泰的窗玻璃上。

随着，外边院子里传出一声粗野的狂笑。“哈哈哈哈哈！”

“是乌克兰老疯子！”白尔泰吓了一跳，听出了那声音。乌克兰是村里一个有名的老魔怔疯子。

白尔泰跑出去，从正在逃走的乌疯子后边喊：“乌疯子，明天我让警察抓你坐大牢！”

“你抓不着，我躲进韩家大院！”乌疯子一边说一边逃远。

白尔泰气恼地回屋时，布拉格也忿忿地对他说：“有人在后边指使这老疯子，我知道是谁。”

“韩布隆、韩老三？”白尔泰脱口问。

“除了他，还有哪个流氓敢这么做？”

“这小子还缠着你？”

“他大哥都向我提过亲了。”

“真的？你怎么说？”白尔泰颇感意外。

“我告诉他，死了这份心吧，姑奶奶找棵树撞死也不会嫁给他。”布拉格咬牙，脸变得冰冷而果决。

“嗨！够烈！小心韩家找碴儿整治你，这家人一个赛一个的阴狠毒辣！”白尔泰望着那破碎的窗玻璃，担心地提醒。

“能怎么样？姑奶奶已经这样了，还怕什么！”布拉格无畏地瞅着那黑洞洞的窗口。

白尔泰一时无语，心生苦涩。刚才激荡起的情爱冲动，此时也荡然无存。他重打起精神，安慰布拉格说：“别担心，黑夜总会过去，我相信，韩布林这样的人不会一辈子这样掌权的！”

正这时，包根柱和他那个知青妻子李红来了。今天是该轮到白尔泰去他们家吃派饭，结果等到现在人没去，两口子亲自来请了，还抱着他们的宝贝双胞胎儿子。小屋子一下子热闹起来。白尔泰和布拉格抢着抱他们的儿子，嘴里说这可是草原和北京，不，是沙地和北京的结晶，蒙古族和汉族团结的象征。李红一个劲儿冲布拉格挤眼睛，悄悄问：“是不是搅了你们俩的好事？”

“早有人搅和了！咯咯咯……你看！”布拉格指着一地碎玻璃，就把刚才乌疯子砸窗户事说了一遍。

“这韩老三，真是下三滥的流氓！还当着老师呢！”包根柱骂。

“要不是他大哥，一个小学都没毕业的半文盲，还能当上民办教师？”他妻子李红也撇嘴，转身对白尔泰说，“走吧，先去吃饭吧，回来再收拾你这屋，你这儿也没啥让贼惦记的！”

“有，有啊。”白尔泰说着就把桌上材料塞进自己口袋，然后才吹灭了灯锁上房门，跟着去包根柱家吃饭。布拉格逗他们，自己也没吃饭呢，要去蹭饭。李红说小白吃饭收三毛，你嘛收五毛。布拉格回击她，嫁了蒙古人，应该变得胸怀宽广些，还是这么小气！

四个人说说笑笑，从村街上走过。

黑暗中始终有一双酸溜溜的眼睛，阴冷地盯着他们的背影。只听他嘴里恶狠狠地骂出一句：烂妮子，早晚会把你弄到家里，扒你的裤子！

二

天，说凉就凉了。

入了秋，收完庄稼，农民就闲下来了。白尔泰也有了充裕的时间，肉体的疲劳减轻后，大脑又活跃起来，无聊时他独自一人在南沙岗那无人的光秃秃的沙包上徜徉，或坐或躺，哼曲或看书，要么就仰卧在那里冲蓝天白云发呆，漫无边际地遐想。

这天黄昏，他又躺在南沙岗那柔软的沙子上，欣赏西下的大漠红日在天际燃烧，正被那幕壮观的景色陶醉时，他的眼睛却被一双粗砺生茧的手

捂住了。同时传来一串“咯咯咯”的笑声。

他抓住那双手，拍拍戏谑说：“倘若这双长满老茧的硬爪子，是一双纤纤细手，明如凝脂，嫩如葱心，那么小布尔乔亚的味道就够浓了！”

见白尔泰一副浪漫不羁的样子，这样开涮自己，布拉格假嗔道：“你这小布尔乔亚分子咋改造也不管用哦，从骨子里不喜欢劳动的女孩！唉，本格格下地砍柴、洗衣做饭，还带学生帮农，又生活在这风沙满天的农村，虽然当老师，可这双手算是无法满足你那小布尔乔亚情调了！”

布拉格抽走自己双手，佯装生气。

“那本公子只好拿猪蹄当熊掌，将就了，嘿嘿嘿——”白尔泰坏坏地笑着，扬了扬手中那本几乎翻烂的普希金《欧根·奥涅金》，“你没看见吗？本人正在向普大舅靠拢？”

“普希金怎么就又成了你的大舅了？”布拉格忍不住笑问。

“有人找史料考查，老普的奶奶是咱蒙古族贵族格格，所以论过来就是大舅了！”

“啊哈哈哈哈，越来越没谱了，这是哪儿跟哪儿啊！”布拉格伸手摸了摸他脑袋说，“烧得不轻呢！”

“那咱们一起燃烧吧——”白尔泰顺势搂住布拉格，顿时，那充满女性诱惑的柔软身躯在他怀里如一团烈火般滚烧起来。在这样特殊的环境和处境中，大家心里都茫然无着，以这种方式排遣着各自心中的凄苦，相互慰藉。至今，白尔泰内心深处也不十分清楚自己喜欢这姑娘的什么，开始时对她的命运和遭遇抱有同情和怜悯，她则对他从开始就十分关怀，后来自己又跟她一样被抛来这里，同病相怜，于是他们如两根沙蓬草般在风沙摧中扭结在一起了。此时的两个人，在紧张和诱惑中，嘴唇和双手同时忙乱起来。两个人的双唇如火炭般滚烫，变得不老实的双手在对方身上探索，在双方似乎无师自通的意识指引下，白尔泰的手很顺利地探进了那件温暖的散出汗香的内衣里，抓住了那一双乱扑腾的乳峰。白尔泰感到，自己的下身子突然间膨胀了，闭上双眼享受着甘露般的肉体触摸。他犹如一个不会喝酒的嫩雏，一下子灌进六十五度的烧刀子烈酒一般，有些心潮滚涌，心猿意马，心里发痒，头晕目眩，不胜酒力的他很快迷迷糊糊了。而那只手继续牵引着他的手，又往下前进了。他先是把手抽回来一下，他有些害怕了。他想收手。他心里觉得自己好像顺着三月的千疮百孔的冰面，穿过即将开化的冰河一样，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又心惊肉跳。然而，却欲罢不能。这是个无法抗拒的魔鬼般的诱惑。他一面欺骗着自己，安慰说，没关系，前进，这种感觉太美了；一边又恐惧地想，不行，不能，要出事，要出事……可他又不清楚会出什么事。于是，他的手继续勇敢地探

进了那片毛茸茸的草地——

太阳西沉了，大地已经混沌不清，黑暗中他们的胆子愈发地大起来。此时的布拉格呻吟起来，犹如干旱多年的处女地，疯狂地盼望着雨露滋润，不知是被自己还是被对方撸下去的单裤子在脚边堆成一团，她的半裸露的背和臀部在那片柔软的沙子和散发着苦艾气味的草屑上滚来滚去，颤抖着，像是痛苦又像是欢快，嘴里呻吟着含混不清地催促着，来吧，进来吧，不疼不疼……你为什么问疼不疼呢，多傻的问题哟……然而可怜的白尔泰，还没到达美丽的河口，他的枪便毫无目标地胡乱发射了一排子弹，顿时他如泄了气的皮球，又如释重负，浑身变得轻松……他嗷地发出一声恐怖的喊叫，不知是为这种戛然而止的感觉，还是为自己失去处男的身体而惋惜。他感到身体一下子变空了，刚才还膨胀燃烧的感觉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心身得到了彻底的解放。

有一束强烈的手电光，从村口朝这边照射过来，同时传来一声长长的喊叫：“流氓！流氓——耍流氓！”

“不好，是韩老三！”白尔泰翻身而起，吓得双手发抖着匆忙提裤子。

“没事！他在瞎喊！别听他吓唬！”布拉格倒很镇静，在那里从容地整理衣裤，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那手电光往这边乱晃，倒是显得毫无目标，漫无边际的样子。

他们两个人，倒是如一对偷吃禁果的猴子般浑身都是沙土和草屑，相视一笑，又回避着对方望向别处。

村口的韩老三就没这么惬意了。嫉妒的邪火烧得他嘴巴歪向一边，眉毛仿佛挂在眼睛下，一条深而新鲜的刀疤斜着刻在左额上，手里的一根钢丝鞭子不停地抽着脚边的驴耳朵草，那一双被黑圈裹住的豆眼，镶嵌在被愤怒妒火烧得扭曲的恐怖的脸上，样子如一只要吃人的疯狗。

他的身后跟着两个村里二流子，不停地撺掇他：“去找一找，他们肯定躲在南沙岗上，胡搞呢！”

“走！妈的，我就不信捉不着他们的奸！”韩老三一挥手，晃动着手电，气呼呼地寻过去了。

黄昏后的初夜降临在东南沙岗上，朦朦胧胧，被风吹干的疲惫不堪的大地，散发出腐烂的气味和阳光晒后的余温。风沙沙地吹过沙岗顶，翻动着被沙子埋半截的一团什么畜毛，从东边浮腾而出的偌大的红月亮，很快又被浓浓的尘雾吞没，于是阴影遮住了村落，遮住了沙岗和荒原，也遮住了白尔泰和布拉格依偎在一起的脑袋，他们脚边乱蓬蓬的被黄菟丝缠住的一丛艾蒿毛子，静静地耷拉着快枯萎的枝叶。

他们似乎等候那束手电光和杂乱的脚步声，一点点靠近他们。布拉格索性又掀亮了自己带来的手电，像是无畏地宣布：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怕你们。

匆匆跑过来的韩老三他们发现，布拉格手里捧着一本红宝书《老三篇》，白尔泰手里捧着《毛主席语录》，两个人正在一起朗诵《为人民服务》。

“你们，你们在这儿胡搞？胡搞什么？”韩老三拿手电直照着他们俩喝问。

“我们在学毛著，你说是胡搞？韩老三，你反动！你污蔑伟大领袖！”白尔泰立刻反击。

“你……你们在假借学毛著，野外胡搞男女关系！”韩老三愣了一下，赶紧纠正自己的口误，“走，到村部，接受调查！把他们俩扣起来！”

就这样，白尔泰和布拉格被押到村部，被韩布林审问。他白天去公社上班，晚上在家。

二人一开始还理直气壮，称自己是“一帮一、一对红”学毛著，后又称他们是在正当的谈恋爱，不关别人什么事。可事情并非他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在那个时代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韩布林给白尔泰扣上“乱搞男女关系”“勾引女青年”等罪名，让其写检查，甚至扣帽子说“屁股底下垫坐红宝书”胡搞男女关系（韩老三现场勘查后得出的结论）。没有社会经验的他们俩这回傻眼了。布拉格哭红了眼睛，一气之下在白尔泰和包根柱等人帮助下，夜里逃出村庄，跑回保康没再回来。当时旗里也正在找她，为其父亲甘迪尔平反昭雪的事，准备落实政策把她调回保康。布拉格觉得时机来了，而且她想要的不止这些，于是趁机大胆提出了上大学的要求。当时旗里正好有几个“工农兵学员”指标，组织上为了安抚她就让她去了。布拉格从此因祸得福，否极泰来，进北京读大学，完全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同时，旗里根据布拉格反映，批评了南敖领导的这种“捉奸”做法，认定人家这是正当的谈恋爱，不触犯法律，不应乱扣帽子整治二人。那韩老三站在黄沙岗上跺脚大骂，妈拉个逼的，倒是成全了这骚货！

逃出苦海的布拉格远走高飞了，撇下白尔泰一人留在村里继续咀嚼自己的苦日子。布拉格走后，开始还鸿雁频繁，每封信都鼓励他不要泄气，要继续奋斗，劝他找机会跟她一样上大学，等等。可这谈何容易，她能高飞是上边对打死她父亲的一种补偿，可他早已被打上须改造锻炼的小资烙印，岂能让他轻易涅槃？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的海誓山盟渐渐淡漠，随

之风流云散，一场稚嫩的初恋如沙蓬子火般呼地燃起来，又呼地熄灭了。两棵沙坨小草，风吹来可纠结在一起，风大后却被连根拔起卷走了，天各一方，了无痕迹。呜呼哀哉！渐渐地，白尔泰脑子里，甚至连那个女孩子的轮廓都变得模糊不清了。在以后的日子里，白尔泰也偶尔走上那东南沙岗，经过那片初尝禁果的沙洼时，心中便升起一丝酸涩的惆怅。其实他也没什么太多的留恋，只是觉得人世间的事有时很滑稽而已。后来一想起此事时，在他空白的脑海剩下的，只是一片毛草地和那“一裆湿漉、一手腥气”而已。

白尔泰的苦难还要继续。他是一颗让人丢在南敖村后就被遗忘的冥顽不化的石头。风吹雨淋，日晒雪盖，鸟落狗尿，任由时令风云欺凌。时光荏苒，当“五七老插”转眼两年。他的小白脸完全晒黑变粗，身体也粗壮了很多，而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小卷头发，更是没了个样，跟沙尘汗污结成一团，洗也洗不利落，后来索性剪成短平头，省得太多的虱子在那里扎窝，繁殖后代。

变得比农民还农民的白尔泰，唯一没变的就是写东西，不停地写东西。村民总看见他在他的小“冻宫”油灯下，没完没了地在写什么。大家也奇怪，这个变得沉默寡言、不伦不类，不像知青也像知青、不像农民也像农民、不像干部也像干部还有工资拿的“四不像”家伙，成天在那里写着什么呢？哪有那么多东西可写呀？写家信、写情书，写朋友信，也不至于天天如此，有空就趴桌上写吧。

农民们的确不理解。人家问到时，他也只是笑笑，不作答。

他写的东西，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先是详细整理关于嘎达梅林的所有搜集到的资料，还有采访笔记，再列出下一步寻访的有关人物和地方。除了嘎达梅林，他就创作，写诗，写了很多很多的诗，然后寄给省和盟报社。后来他感到，诗的短句子有时无法表达自己满腔的想法，很受限制。他开始认真地琢磨一个严肃的问题了：是当诗人，还是写小说，当小说家？

在那种枯燥的、跟沙化的土地打交道的生活中，写作是他唯一乐趣和精神寄托。另外，他有太多的苦恼、困惑和经历需要记录和倾诉。一入冬，他的“冻宫”更冻人了，笔尖冻后不下水，可这也挡不住他的劲头。

“猫冬”期乡下没什么活儿，农民都在自家热炕头上烙屁股，打牌赌博、或闲逛偷鸡摸狗。于是，白尔泰更有充足时间倾注笔端了。

这一天，他的“冻宫”突然来了一位特殊客人。

“请问，这里是‘五七战士’白尔泰同志的住处吗？”一个有意变声的嗓音在门外响起，当当敲门。

“对，对，谁呀？请进！”白尔泰赶紧放下笔，哈着手，去开门。进来了一位戴眼镜头戴羊绒帽子的瘦高个儿青年。

“治安！”白尔泰失声叫起来，扑过去握住他的手，“你怎么来啦？今天吹的是什么风？”

“来看看你这位光荣的‘五七战士’，过得怎么样？你这屋里比外边还冷，你可真锻炼啊！”王治安好奇地察看着四周说。

“炉子灭了，我这就点上！”白尔泰急忙往炕炉子里塞苞米棒子，又塞一张报纸点上。炉子“呼”地燃起来，屋子里很快变得温暖。“唉，队上给的柴禾少，不敢多烧，快告诉我，你这乌兰花公社的大夫，怎么跑到敖包台来了？专门来看我，还是顺路？”白尔泰有些不解，追着问，又忙着烧水沏茶。

“专门来看你是没错，也可以说是顺路。不过先告诉你，咱如今可不是乌兰花公社卫生院的大夫喽！”王治安笑咪咪地卖起关子来，又拣视他书桌上的手稿和书籍，嘴里说，“还没闲着，啊？”

泡上红茶，围着炉子，两个年轻的好友聊起来。

原来，这两年治安干得不赖，在公社卫生院入了党，因笔头子过硬，借调到旗卫生局和旗人事局写材料，后又被组织上看中，没有让他再回乌兰花公社卫生院，而是直接安排在旗委秘书科当了一名秘书。

“天哪天哪，你可是一步登天哪！黄袍马褂哟！”白尔泰高兴得手舞足蹈，为朋友的高歌猛进欢欣鼓舞，忘记了自己的寒酸样子。“这得买酒喝，为你庆贺！一会儿我去供销社！咦？那你这大秘书，不在旗里陪着旗领导写材料，跑这儿干啥来啦？”

“看你呀！”王治安逗他，然后说，“的确是来看你和包诺海老支书的。告诉你吧，你写的材料，引起了一位旗领导的重视，特意下来看看你们，做做调查。”

“原来你是陪这位领导下来的？他是谁？”白尔泰赶紧问。

“你认识，老相识，那木吉，那旗长！”

“啊？是他？他都当旗长了？”白尔泰再次惊呼，“我可真成了井底之蛙了！”

“不过你也把这井里的事，看得挺透挺清楚，不然，老那头怎么会引起重视呢？”

“我可写的都是不落款的匿名材料啊！”

“嗨，除了你，这小小的南敖村哪里还有什么高人，写得出那种材料啊？你瞒得过谁呀？”王治安的大眼睛，在镜片后边笑一笑。

白尔泰也笑一笑，挠挠头，从脑袋上扬起一片尘土。

“那么，这位大旗长，那大旗长，在哪儿啊？在村里吗？”

“不，他在公社呢。我先下来，看一看，见见你和包诺海同志。”王治安的脸色变得很郑重。

“是这样，这太好了。南敖村，要出太阳了！”

“你说得也太邪乎了，一直有太阳啊！”

“可太阳始终照不到南敖这里，被一片巴掌云挡着。”白尔泰叹气，认真地对王治安说，“希望你们这次下来，能解决问题，从实际出发，做些深刻深入的调查研究，不要老喊口号，做空头文章！老百姓已经不信这一套了，天天喊学大寨，可百姓的肚子年年吃不饱，年年吃发霉的返销粮，祖祖辈辈吃牛羊肉的蒙古百姓，连个牛羊肉的味儿都闻不着，这都是咋回事嘛！”

“不要牢骚满腹哟，走，带我去见见包诺海同志。”王治安拍拍白尔泰的肩膀。

于是，白尔泰领着王治安去找包诺海。

两间老土房，四壁徒空。炕上铺的席子，东漏西破，裸露着炕土。“文革”中的一拨又一拨浪潮中，每拨他都是被重点修理的对象，上次挨马群踩踏差点丧命，花了很多钱，欠了一屁股债，家里只有女儿一人挣工分，弄得他家现在成了全村最困难的贫穷户。但这老汉像一棵山岗老榆树，仍然那么挺立着，不屈不挠地抗争着。瘸着双腿，夹着拐杖，一只胳膊也抬不起来，拖着残缺不全的身体依然惦记着治理沙化问题，好比一头永远不放弃进攻的猛狮子。

白尔泰把王治安介绍给他。

“老包同志，你好吗？那木吉旗长，先派我过来看看你，还有一位老同志，委托我向你问好。”王治安说。

“谁？”

“刚刚新任命的敖包台公社党委书记，德吉同志。”王治安微笑着告诉他。

“啊？！德吉组长？”包诺海和白尔泰同时惊呼。

“好啊治安，你刚才不告诉我，卖了这么大的关子！”白尔泰冲治安嚷嚷。

“好事不能一下子全告诉你呀，怕你噎着了！”

“那我们的韩大主任、或者叫筹建组负责人，怎么办？”白尔泰马上追问。

“恐怕他可能还得回到村里来。”

“什么？这是什么意思？还回来当农民？”包诺海很吃惊。

“他本来就是农民，不是国家干部嘛，呼巴尔和姚正宪突击提拔他，委任他当公社党委筹建组负责人，也是临时的，他始终没有能转成国家正式职工。共产党员，能上能下，这没啥。”王治安说起这套“革命经”，已很是熟练，很到位。另外他还告诉，姚正宪已经调走另安排工作，不再管“左中”的事，那位呼巴尔，这次旗里成立政府和党委两套班子时，也未能考查通过，按道理他是旗革委会副主任，应转成副旗长，可是却落选了，最后安排他到丰库牧场当党委书记去了。现在旗里那木吉当旗长，主管政府工作，奥拉坦担任旗党委书记，主持党委工作。

“哈哈，一色儿的‘内人党’！这可是真正的变天了！”白尔泰惊喜地拍起手来。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在中国，这是最容易被验证的现象。”包诺海也深深感叹，他赶紧对姑娘说，“快去供销社买两瓶酒来，老伴，把那只母鸡杀了，今晚我们要喝大酒！”

姑娘娜木罕为难地不动窝，低声嘀咕：“老赊账，人家供销社老滕头都不愿卖给咱东西了！”

白尔泰赶紧说：“我去，我去买酒！那母鸡正在下蛋，不用宰，供销社也有烧鸡和罐头！老包书记你就炒一盘土豆青椒，再拿出你家萝卜条咸菜就行了！”白尔泰不由分说地往外走，又冲治安撂下一句话：“等着我回来啊，咱哥们得好好喝一顿，为你平步青云干一杯！”

“谁平步青云哪！我也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呀？”王治安从白尔泰后边喊。

“原来你们俩是老熟人哪？”包诺海笑呵呵地问。

“岂止是熟人！是老朋友。”王治安回答，“我这老兄在这儿改造得怎么样，老包？”

“他呀，小伙子不赖，村民管他叫‘四不像’！”

“什么‘四不像’？”治安奇怪。

“不像农民、不像干部、不像知青、不像坏人也不像好人！”包诺海笑着数。

“阿爸，多一个，五不像了！”女儿娜木罕咯咯笑着纠正。

“多了一个？那好再加一个不像，不像女婿！‘六不像’！”老包自个儿也大笑不止。

“什么意思？什么叫不像女婿？”王治安更是奇怪，追着问。

“村里好几个女孩，都相中他了，包括我家的这位，可他跟哪个姑娘也不来正经的。我早就提醒过我这闺女了，这小子‘绝非池中之物’，别瞎惦记！可她就是不听！”

“阿爸！你净瞎说！谁惦记他了？”娜木罕脸羞得红红的，瞪一眼爸